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墓誌銘

劉君方氏壙銘



君劉氏名文禮字君防故工部尚書諱槩之
孫倉部郎中諱煒叔之子母恭人方氏以父
任注漳州長泰縣主簿侍倉部守溫陵嘉熙
戊戌七月庚寅卒于州治孺人方氏鄉貢進
士君采之女母劉氏淳祐丙午四月癸未卒
于家年皆三十一男一人吉翁君事親孝創

股和藥，迄起危病，內行雍睦，見稱家庭。倉部之言曰：兒，王也。孺人奉姑謹，蚤起晏眠，因得羸疾，孀居介潔，不闖戶外。劉宗之評曰：婦，冰雪也。宜福厚，宜老壽，而脆薄奄忽。州里之人聞而哀之，二家尊老相吉，翁治定，以淳祐戊申正月癸酉合葬于常泰里之久巖。吉翁幼未能詳考二親之言行，姑書梗槩納坎中，以俟其長焉。銘曰：悲哉其無年也，幸哉其有傳也。

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淳祐丙午六月辛丑，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于州治，喪歸袁之里第。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鄉長豐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銘，我乃叙而銘之。公諱汝錢，字明翁，濮安懿王七世孫。曾祖士翕，武略大夫，祖不倦，少師。父善堅，戶部尚書，贈少師。母齊國張夫人，忠文公孫女。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辟崇陵橋道頓遞官。易諸暨

簿帥稼軒辛公羅致幕下辛性嚴峻公獨從容規益去為湖南刑獄司幹官使者悅齋李公尤獎重盜發洞庭委公討平之悅齋建閩就兼機幕虜掠荆門守將委郡而去公單馬視閩隘修守備流徙來輯始城沙市墜湖水以濠之悅齋方為上功會歸蜀但用考舉改秩知臨川縣訟險財匱昔號難治公蒞摘如神鉅筭頓清鞭笞不試賦版自足稱提令下民間疑懼建陽令閩嶠樂安令史本新滄令

趙崇取皆坐奉新書不度鐫徙它人類招徠告訐簿錄富豪規以免責公但諄諄戒董無犯令者臺閩交薦監鎮江府推貨務舊注右選至是改用文臣公與葉棠俱以邑最被選秩滿課羨三十萬增兩秩添差臨安倅屬建皇子府已圖上矣公曰講堂宜在左尹矍然易圖以進丁尚書公憂服闋領舊職既而廟堂議曰北倅歲入百四十萬非趙某不可改北廳遷諸軍審計司軍司監主簿青齊內附

公獨拜疏請防後患邊臣以寶璽獻加恩中
外公語同列當流涕藏之太室可賀乎知郴
州沙浦高垵峒徭方結連跳呼榔芒邑殘其
半矣公馳入郡賊躡而至公令民入保嚴扼
津隘白于朝乞制司兵飛虎軍為助賊劫民
競渡舟以濟公命設覆蹙之賊大半溺死遂
收餘燼攻桂陽八晝夜軍官戰賊大敗公合
官民兵窮追俘馘甚衆諸司以賊哀議撤戍
公力爭得留千人未幾高垵餘黨覆出我師

夾擊前後破峒七降柵五十四縛酋首斬羶
下者數十人公以盜賊起賦訟之失平宜章
令姚德驥貪殘失衆逐去之委僚佐行阡陌
除苛細賑飢乏刻催科條式于石增州學兩
廡補萬石倉耗米三千斛以討捕功增兩秩
歷湖南憲漕去貪戢暴風行一道移漕廣東
解總領餉摧鋒之外帑有餘財帥倉舶虛席
公佩數印材力綽然船身至吏請抽解公曰
以俟新使者南州場屋寬以賢書為市公獲

行賄者黜之。遴選考官。明年合春官。程度者倍於常舉。時清獻崔公里居。以書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安吉州。江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言今內治痼於玩心。外治溺於心幸。公去國久。白首為郎。新貴人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温州。瓜熟為有力者所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繼乏絕。公曰。賦不可增。民不可剝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劭農當

詣其^某剝僧。以樞府功德院辭。公曰。延見父老。頃刻事耳。庸何傷。郡人始猶疑議。以乃信伏。而公以勞屬疾矣。得年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人廬陵羅氏。普州太守全材之女。先十九年卒。子男三人。崇灑從事郎。新喻主簿。崇浹承奉郎。崇灑通仕郎。女二人。適宣教郎督視行府幹官彭夢。澳^漁將仕郎魯榘。初尚書公倅婺。公猶州角。從諸生拜呂成公于家塾。歸能誦所聞於呂公。

者策名早閱人多及接前一輩文獻議論其
脩身齊家牧人御衆皆有準繩常誦朱文公
之言今人以事事不理為寬寬之義豈然哉
故公之治尤密察所薦多佳士吏非甚饜墨
者不忍汰始余以檄留臨川後以使事至番
禺於公行事得之間見又嘗刺袁公方遠宦
郡人言公居鄉杜門如處女終身無一字半
語于郡邑仕于袁者或自到至罷不識公面
而去行能高一世言語妙天下而為人深
厚恥自矜露余每歎當世用公不盡之未足
恨而議者知公未盡之為可悲也別墅曰野
谷公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樸素公樂之
不馭往而志返年餘七十登陟如飛賦詠外
課子孫講學而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
為恨公博記工文尤深於詩有野谷集行於
世余大病起視筆研如仇聞公墓作而曰公
四十年故交也銘公非余而誰銘曰士之
生号遇合難材或優号時命慳瞻前修号方

冊間進多悔兮退差安。李愿終身兮樂于盤
謝公晚節兮懷東山。野谷之竹脩脩兮其泉
潺潺。昔於此兮考槃。今安在兮不還。嗟乎明
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筇易兩轡。幸翁
詩之可傳。昭余銘之不刊。

潘庭堅墓誌銘

庭堅潘氏名枋少以字行。所為文脫去筆墨
蹊徑。秀拔精妙。結字有顏筋柳骨。小楷尤工。
自其鄉之交游達于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

節曰。庭堅太白子。瞻後身也。及廷試第三策
傳京師。帝貴向之。擊節者更斂衽曰。庭堅子
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庭堅
亦益進德。鏹竒崛。趨平粹。油然可親。意將大
受之也。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皆未
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改宣教郎。除太學正。
旬日出。通判潭州。卒。官下。年纔四十三。搢紳
逢掖之士。聞而悲哀。相吊曰。天乎。庭堅之止
是也。墓在紫巖之麓。距家十里許。夫人黃氏。

二子初明仲明初遠相擅國諱聞經常責真
洪竄胡魏以威言者端平親政奮發獨斷雪
故王收人望返遷客乙未策士有疑天命固
人心之語庭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歸德匹
夫何異為人子孫自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
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
也宜黜荆舒之號挂秦豸之冠冠散郿塢之藏
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
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
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
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
庭堅語最直嘉熙丁酉士民因火災上封多
訟故王寬者距庭堅奉對時三年矣會殿中
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
論併誣庭堅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
漢法賴天子仁聖俱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
既而稍進為學官通守人謂其沮抑久懲創
深非昔日之庭堅矣至長沙值日食求言庭

堅封上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為
令改王一杯淺土具為暴骸亦大矣臣嘗悲
夫流俗之論辛卯丁酉之火皆謂故王為之
此何異左氏之誣申生也夫以無所逃而待
烹之申生而忍以晉畀秦哉故王得罪於權
臣有之矣於陛下無間言也豈忍殞尤伯有
以憂陛下哉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游丞相
曰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易而非焉
吾不為固也難而是焉吾往矣某既以身許
吾君不敢愛其死而變其說公以為非耶不
敢以為公累以為是耶願公毋病其難游公
心善其言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
一鳴自足惓惓之忠垂死而未已固已賢於
人矣至於論申生必不忍以晉畀秦故王必
不忍為伯有其言皆根據義理不詭於聖賢
一洗滌巫瞽史之陋則自左氏以來言倫紀
者之所未盡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問效穎
谷之對上意其有不寤天理其有不復者乎

烏虜悲夫庭堅為舉世所愛。惟為一峴所惡。峴亦人也。本善。余三人者。余為玉牒所主簿。峴為丞。考省試。出。夸。余曰。君可酌酒賀我。余請其故。峴曰。吾為國得一士。問其姓名。則庭堅也。是時。峴不特善余三人。亦善庭堅。後擢臺端。希旨論事。得喪。戰於冒中。議論變於頃刻。其意不過欲釣取高位爾。然天子察其為人。終不大用。其鄉人言峴晚殊自悔。前死一兩月。衣冠。餽食亡恙。而時時諄諄若喪志者。

余曰。峴之諛語。久矣。追懷疇昔。四人同傳。歲

晚。惟余獨存。故詳著之。庭堅初名公。山從竹避

上嫌名改焉。世為福清閩縣人。曾祖懷英。祖

子儀。修職郎邵武軍戶曹父鈞。伯榮州助教。

母陳孺人。其卒以淳祐丙午八月癸丑。葬以

某年月日。銘曰。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之

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

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

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烏

乎。此所謂世教。所謂民彝。猗庭堅。号奮布
韋。獻芹。曝号翼。有裸身。雖詘号志。則伸骨可
朽。号名永垂。

陳安人墓誌銘

予友尚書郎吳君。謀將合祔其母夫人陳氏
于先府君。贈承議郎諱元度之墓。哭謂予曰。
叔告幼失怙。自孤童至成人。自寒士郎吏二
二千石。非已之能。惟母之教。夫固極之德。莫
報不朽之傳。可圖也。敢以宰上之碣。累子按

吳陳皆水南著姓。世姻也。夫人父諱景溫。府
君舅也。初府君孤身。從父多子。及群從。胤分
先業。府君終無一言性傲。儻踈財。歿終四十
幼穉。盈室。夫人以嚴誓已。以儉葺家。誨二子
皆知名。循伯。察累上春官。叔告。少與兄同薦。端
平乙未。遂冠多士。嫁六女。皆故家。朱璞。陳黥
顧樵。余孔璋。柯柯齊賢。朱師古。壻也。循伯與上
三女前卒。孫男三人。起渥淳祐。丁未進士。起
聞起家。夫人以子陞朝。封安人。得年八十六。

卒以甲申三月甲戌葬以明年閏二月丙辰
墓在國清里之紫巖距府君之沒四十有八
年葬二十有三年矣夫人靜專惡絲華高簡
有識度言里母之賢者尚焉叔告佐節度府
登館閣牧臨川皆奉安輿以行福唐多甲第
名園然夫人出游之日甚少在輦下厭市聲
先歸故其子不敢久于朝視其子之進為未
嘗喜及其失臺郎而再予麾也又失麾而畀
祠也俄復召而復尼也夫人泊然未嘗以為
戚故其子能即安于家若夫人者可謂賢已
昔荆公銘錢母之墓不書其子之首甲科而
以其母榮辱接乎身而不動其心為賢錢氏
欲稍損益其詞公毅然不許嗟夫立身揚名
以顯父母聖之格言人之至情也公之書法
母乃太嚴乎按是時錢公方為太常丞校理
公所書止是爾其後為治平舍人以封還樞
密副使詞頭謫官去為熙寧諫官以劾薛向
忤旨去錢公所以顯其親者愈偉而銘不及

書矣。余然後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謀勉之余，又將執筆以俟。銘曰：在昔柯夫人，內則著閭閻堂，乾道相確論，詩華衮龔林數。大老俱為秉彤管，吾家大史公。和以閔睢亂，共惟慈愛隆。悲哉百年短，孰云變滅速。存者千歲遠，烏乎延陵母。奕世有賢媛，未知後村銘何如。中壘傳。

方潛仲墓誌銘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胎絕出端。平甲午生。

十七年矣。與父大東兄澄、孫同拔。曹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年，父擢乙科，潛仲致中。

策場題揚策

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太學，丁未兄

擢甲科。潛仲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戊申正月，戊辰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明友，皆聞而哀之。初，族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欲子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通守與潛仲之父皆卒，潛仲卒。

書矣。余然後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謀勉之，余又將執筆以俟。銘曰：在昔柯夫人，內則著閭閻堂，乾道相確論，華衮龔林數大老，俱為秉彤管。吾家太史公，和以閔睢亂，共惟慈愛隆。悲哉百年短，孰云變滅速。存者千歲遠，鳥乎延陵母。奕世有賢媛，未知後村銘何如。中壘傳。

方潛仲墓誌銘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胎絕出，端平甲午生。

十七年矣。與父大東兄澄、孫同拔，曹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年，父擢乙科，潛仲致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太學，丁未兄擢甲科，潛仲公松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謂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戊申正月，戊辰以疾卒于家，年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明友，皆聞而哀之。初，族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欲子潛仲。父兄莫許也。既而通守與潛仲之父皆卒，潛仲卒。

後元善事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
義如一雖少年高才然性易良色謙挹意天
之所壙培長養以貴達其身而亢大其宗者
而摧之暴奪之慘如此爰潛仲者求諸理而
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相值也福與慧不
兼全也嗚呼有是夫才者乃次身之具而慧
者乃賦性之本歟潛仲自邛角出不經^經意語
輒驚人程文既工詩句多警策有味然未嘗
見其苦吟也楷法尤端勁可寶然未嘗見其
學書也嗚呼人積學而不能君不學而能豈
獨人之所甚雖造物者固有所不樂於潛仲
耶娶船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
蒙仲以閏二月壬申祔潛仲于本生父主簿
之墓銘曰兄掩此坎兮永抱仲氏之悲友
書此石兮以慰伯氏之思

司農少卿王公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叔名士明^年改元
端平王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

察既至，丞相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澆
吾實之，俄召試，與子士院策以楮幣。公援據古
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間
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挑
虜，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奔增
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太，懲矣。
禍姑^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萬八
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獲而不
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它策，核軍實，窒邊
釁，揀楮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
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凡此之類，未嘗
裁撙。徒聞有獻括田、榷鹽之議者，向使二事
可行，實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始，柰何取
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
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
厚^厚為^厚悖^悖。屏^屏而其心未服。昔章厚言宰執舉臺諫，非
故事以攻馬呂，是小人而能為君子之言。安
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後法，蔡京為尹，即

察既至丞相鄭公字公曰學官掌故不足澆
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公援據古
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間
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挑
虜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_穿增
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太懲矣
禍姑_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萬八
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獲而不
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它策核軍實空邊
釁揀楮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
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凡此之類未嘗
裁撙徒聞有獻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二事
可行實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始柰何取
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
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
雖屏而其心未服昔章厚言宰執舉臺諫非
故事以攻馬呂是小人而能為君子之言安
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役法蔡京為尹即

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無
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
子而効小人之尤甚事駸見矣此小人所
以不心服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
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鄭而援真又方
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末言執事排闥
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
矣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
意等字除正字參與文忠真公時已病余

參與題考典

與門人陳瑤端甫問疾公曰實之策好進德
未已公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皂洋曾大父
諱贄夫父諱汝舟父諱鑑康成進士終於古
田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
以嘉泰甲子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
甲科第四人為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
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謐袁尹
詔皆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
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等公顯

譜卷三

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無
 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
 子而効小人之尤甚事駸見矣此小人所
 以不心服而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端
 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鄭而援真又方
 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末言執事排闥
 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
 矣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
 誠意等字除正字參與文忠真公時已病余
 與門人陳瑤端甫問疾公曰實之策好進德
 未已公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皂洋曾大父
 諱贄夫父諱汝舟父諱鑑康成進士終於古
 田主簿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
 以嘉泰甲子貢于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
 甲科第四人為潭州觀察推官丁內艱調浙
 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謐袁尹
 詔皆貴倨公與充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考
 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等公顯

摘其謬元春怒族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
語聲高免官其教南外也真公作牧相從甚
驩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都也真公典
舉公為初考與奪升降必咨焉所取皆老於
文學者入館數月上又相喬公或傳舊弼某
人復用公封上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
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弼姦愴
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子空於一網矣
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橈政踰月輪對首言君
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二
相左曰眷衰宜去右曰謗興宜去昔有諛趙
普者上責以鼎鑪有耳云眷衰者盍自反曰
吾何為不能堅上眷如普乎富弼以宦官宮
妾不知名而相宣麻之日百僚舉笏云謗興
者盍自反曰吾何為不能副人望如弼乎外
若推遜中實忌猜互為比周交信諛諂大臣
倡群臣和是以從橐經筵有容悅無箴徹諫
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非欺君歟陛下亦嘗

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湯乎
戚里皆陰興乎興吐司皆呂強乎抑猶未也非
欺天歟又言厚權臣而薄同氣為欺天之
者宜絀謚改葬以回天意公由踈遠見天子
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上為改容言者彈
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筵為上言惜
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禮祀雷雨求言公
又封上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變蘖致疾妖
治治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
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倏熇尊寵網
淪法數上行下倣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
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
災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
與之臣恐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
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
言公交結真某洪某魏某以收虛譽削一秩
免免蔣峴劾公前跡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
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判贛州改福州

建康府信州皆不行祐淳改紀通判吉州右

正言江公萬里袖疏榻前曰王某之材可惜不即

召將有老不及用之歎上曰當以為文字官

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

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故王後為

先時鄭公再再相以左郎曹官召公力辭除直

秘閣廣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

紀瘴霧乎再辭改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

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燬借居城中傳舍處之

夷然日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送客歸

得疾經昔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

祐上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悼惜除司農

少卿以華其終丞相誄之甚哀積階朝請郎年

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珠嶺之

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肱以遺澤奏次德

星為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

郎監永平監宋應起公本以學問詞章獲身

而尤練世務佐二幙丞兩郡剖決敏書判健

漳

通

易尚書被戒潭士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

面聽民自既賑澹水灾樵人德之然公學可

以經世而豪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

售曾竒腹憤一切獲於窮居野處逆行旅役

之間其抑揚頓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

一體初若不擇思徐考其機鍵密首尾貫音

節諧若他人嘔心肝擢胃賢而成者子昂大

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真公每曰實

之英氣多和氣少面折權貴人不稍假借於

賢者則推下之後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

衡士因公成名者甚衆交游有過必規或痛

譙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營護不遺餘

力故里中逢掖於公屬纊弔者盡哀返柩送

者空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

忘余也余不敢答前奠德昨龍石來告烏虜

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遇天也知不知人也

昔董生作士不遇之賦而虞翻有世無一人

見知之恨悲乎董生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
幸也余於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拜二揆朝
知^野左必去鄭公所致名勝滿朝不能助至有
袒右者公位最卑獨為天子言更化以來卻
餽而貴近怨守法而僥倖怨汰冗而驕卒怨
籍貪而鬻吏怨皆鄭公謀身拙所致且引唐
權威不樂宋璟使優人為旱魃之戲卒罷璟
相冀以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
逐矣方是時公豈能前知鄭公復相於十年
之後哉及歲丁未白麻告廷談者皆曰臞軒
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之心
而無主君子之力杭相李公論公出館既而
悔之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尚書
清叟與公有違言公晚應詔謂徐有人望可
用彼知孝也大同也峴也其裁量公或曰阿
黨或曰忿隘觀其援鄭公於機筭並興之時
箴鄭公於袞綱適歸之後阿黨者能之乎李
徐言公之失公譽李徐之美忿隘者能之乎

公與人交終始不變頃鄭公歸鄞十載公雖
貧歲走一力問安否鄭公後為余言朋友中
可保歲寒者實之一人爾烏虜公有區別賢
佞之功而受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
也有兩忘恩怨之意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
公公不負李徐也余懼天下後世未有知公
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之宰上使過廬而式
下馬而酌者有考焉銘曰昔有信不見察
於世兮忠不見容于朝血變化而為碧兮氣
鬱勃而為潮悲二子之積憤兮貫千載而未
消嗟吾友則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
之相通兮賦予之相遼非余命之多忤兮余
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牢愁於長謠
悟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
腐兮死寧淪於厲妖為靈芝於銅池兮為慶
雲於璇霄亂曰性真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
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又何異於蟬螭

張碩人墓誌銘

碩人諱正，因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諱既。今人趙氏之女，中奉大夫南雄使君許公諱經，字處常之妻。奉議郎通判漳州鎬，從政郎行在和劑局鈔迪功郎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鍾之母，以夫官五品封。令人子陞朝，加令封。淳祐丁未五月己未卒。於鍾官舍，年六十九。一女，遠紹興府法曹李珪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七月壬申歸祔于永嘉縣建牙鄉昭奧原使君之阡。張氏之譜曰：天寶中丞死守睢。

陽其後家焉。傳七世至靖康，樞密統兵勤王。扈從不返，惟子婦祖夫人攜四子得脫。其季遂為杭人，團練之父也。碩人世傳忠節，父有詩名於箴史，皆貫通。家居京輅，母生王邸於禮節尤閑習，少有志操。許君擢丙辰第，行媒矣。邸亦來求婚，碩人願歸儒家事姑孝，未嘗自逸也。坐立必侍傍，飲膳必經手。姑歿，至葬哀動路人。芝產原上，事夫敬然不苟，順也。俸入必問券旁，當得與否，故其夫有庶聲聞答。

箠必顰蹙曰痛痒均也故其夫有遺愛許君
嘗佐荆閩虜至同舍欲遣其孥碩人曰如觀
瞻何衆愧而止未三十即厭世味修禪觀嘗
有聞於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倡融悟透徹
解外膠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
屠老居士未必能也常日宮吾死必於父母
之邦又曰它日眩暈則行既而皆然三子記
碩人言行予里謂銘其詞甚哀追念昔仕豫章
並游英俊使君其一也視余如兄弟碩人視
山婦如妯娌每詣使君戶外常有客屨室中
略無食器聲須臾罇俎肴肴核不戒而具戶庭
肅然鎬方垂髻已執禮劬書余以是知碩人
之有家法也余晚逐于朝交游皆散獨鍾載
酒追餞余由間道過建鎬寧亦迂道出
城相勞苦不曰逐客而曰父執余以是知碩
人之有母道也銘曰危不避地家之所傳
死不担化衆以為禪豈曰禪哉儒書則然女
子所立學者愧焉其人甚賢其世必蕃

後村集卷第四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之四十二

表

擬謝宣召入院表代西山

君命不俟駕忽誤忝於招延王言出如綸俾
進專於潤色先生問巷榮動縉紳臣中謝竊
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
文字之外責以論思獻納之忠始雖忤旨而
弗容終乃棄瑕而復用脩除翰苑在環除出
守之餘執侍禁廷亦未壁歸來之後豈非加

歲月則其文老。經憂患則慮長。遂居遠巖。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不競。愚驕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驅。馳州縣之頻加。廣放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圖首之重來。過辱清表之妙簡。遽玷以虛之拜。真成三入之榮。茲蓋伏遇陛下肆筆成書。解絃調瑟。謂王者之志見於

詔。不亦大哉。而天下之動鼓乎辭。豈容默已。宜有文章章之宿老。俾專典冊於明時。奚取臣愚。迺承人之臣。敢不推明。上指播告多方。小枝未為尊。良有慙於詞禁。大節不可奪。冀無負於聖朝。

擬謝學士表

召還禁橐。奚補事功。擢長鑿坡。遂專典冊。寵光特異。慙懼交深。臣中謝臣猥以鯁生。奮于下土。少而掌制。魯莫施潤。色之工。老矣談經。

真有補緝熙之學人或譏其迂闊上獨察其
樸忠迹似牧之方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乃
三入於承明况九重新政化之初而兩制極
文章之選鴻筆固資於摘掞鯁言尤賴於論
思歷考名臣具存故實陸贄於詔書之外每
上奏篇歐陽雖怡子之微不忘規諫臣何為
者心竊慕之茲蓋伏遇 陛下湯德又新克
文有煥震雷劃地執虫各動於真機杲日中
天螢燭矣施於末照顧容孤士謬冠禁林臣

敢不圖報隆知勉殫薄技念官為學士豈無
時政之可言儻號曰私人則匪微臣之素志

擬謝衣帶鞍馬表

蕪辭奚取掌中禁之絲綸殊渥有加鞅尚方
之服御寵綏攸逮捧戴曷勝臣中謝且繼縷
寒蹤地墮也錫之鞶帶竟招三褫之
尤政惟範我驅馳未有一禽之獲敢圖朽質
復玷恩光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藩飾治功
攬收威柄解衣以待士尤感於招徠持策而

臨材壹歸於駕馭不然衰悴曷致輕肥臣綿
力雖疲丹心猶壯願言補衮輔時政之闕遺
未忍執鞭求此生之富貴

代西山丐祠表

臣頃因拙恙屢乞叢祠仰蒙至仁曲垂殊眷
今則假寧將滿湯熨未瘳臣上則係累於明
主之恩下則怵迫於輿人之議去留交戰進
退兩難雖以^采薪之憂力辭繼粟之禮然而
身方億甚力弗任於造朝心固皦然迹有如

於徵寵用茲皇惑愈甚沉綿亦恐政府位高
書生命薄惟知足知止者天之道欲生欲安
者人之情與其貪戀以挺盈滿之灾孰若勇
決而希退閑之福非復具文而有請仰希造
命之必從^欲望聖慈察臣不欺閱臣幾殆姑
停新渥速畀外祠俾得暫還山林壹意醫藥
大恩不報固難袖手以即安宿疾或平^平所願
捐軀而未晚

代西山辭資政殿學士京祠侍讀

表

疲瘁弗任乞投閑於田里春留未替俾養疾
 於京師待遇過優兢危愈甚伏念臣才能素
 薄分量易盈累載退藏頗健禎之自若若一朝
 進擢乃衰病之交攻無所歸尤可以言命惟
 力求於閑廩庶少假於餘齡至如祕殿經筵
 以處舊臣宿老臣未嘗就職於忝竊以非冥
 既已乞身又徘徊而不去非獨有微君之罪
 抑將貽固位之譏念平時講貫之謂何乃晚

節旣昏而至此輒殫血悃仰黷皇期欲望聖
 慈俯矜危蹟抑臣之寵以消弭其災屯容臣
 之歸以保全其出處收還殊渥改畀外祠儻
 還山果遂於再生則報國豈無於它日

代西山上遺表

疾不可為甫力辭於大任死之將至猶未泯
 於孤忠願假須臾少陳悃幅臣中謝伏念臣
 迂疎一介際遇兩朝固無赴功趨事之才施
 諸當世獨有憂國愛君之念對越上蒼寧皇

調瑟之初。陛下飛龍之始。俱承睿獎。屢進瞽

言。雖聖主隆寬。納以如天之量。然柄臣積怒。

墮於偃月之機。栖遲故山。轉徙外服。不圖華

髮再覲清光。從容便殿之對。揚密勿細。羶之

顧問。賜之親札。等秦陵遇軾之恩。讀所著書。

覲神廟待光之禮。臣惟國士之知。未易報而

天下之事。尚可為。每殫千慮。以開陳冀。有一

毫之補。益豈謂病乘衰。至命與時違。昨畢文

衡。晉參政材。紹璫及門。而臣不能揖車馬陳

庭。而且不任馳驅。累上封章。力迄骸玉音記

憶。至諏訪於近且。奎畫卷留。若寵襄於舊。擢

中嘗小愈。俄復弗支。丹附之力。已窮膏肓之

證。交迫昔楚之囊。尹將終有城郢之言。唐則

房喬垂歿。進征遼之諫。臣雖憊甚。心竊慕之。

欲望陛下以剛健濟文明。以知行充學問。

勿道用兵之上字。休養民生。常思宥坐之兩。箴

隄防物欲。篤信君子。以逆杜小人。復進之漸。

堅持正論。而無使邪說得乘其間。求文武之

之奇材講兵財之實政至若沃心之要肯備
於衍義之一編儻覽觀不廢於燕閒則理亂
昭如於龜鑑上以副祖宗傳序之意下以慰
生靈望治之心臣餘息甚微丹衷不昧闔棺
事定豈帷蓋之敢求戀闕心存悵軒墀之永
隔

隆慶

擬謝吏侍兼給事中表

為洪文作

貳卿之職尤重於天官兩省之班特高於夕
拜榮甚九重之擢惕然數器之魚中謝伏

念臣搔忤當權晚逢親政每謂永嘉之末無
復微言不圖正觀之初樂聞直諫旋繇烏府
躡拜鳳池雖弗居擊搏之官猶欲舉封還之
職然而精誠未能感悟議論無所建明車駟
駟馬蕭々若苦口莫回於輕舉印纒若若
病軀徒愧於久留屢闔戶以控章亦扣墀而
還笏未拜玉音之俞允反蒙御筆之超除銓
部文書猶規程之可守銀臺封駁豈風力之
克堪而况翰苑辭林經筵史觀名臣森列柰

何越樽俎而代庖高位疾顛實恐因負乘而
致冠上無以稱荅蕩乾坤之造下無以慰
塞悠々風塵之談祇服寵榮倍深憂畏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舜聰旁達堯哲周知盡壞
一新更膠柱不調之化福威自出收太阿倒
授之權察臣無黨援之私冀臣有論思之助
臣敢不深惟簡在益自勉旃不改丹心常若
端平之初節勿汙青史庶為元祐之全人
代謝兵部尚書表為余子壽作

貳卿職曠弗以績聞八座班高乃容次補誤
渥至加於疊組中謝辭莫許於循墻仰戴雲天
俯臨淵谷臣伏以周嚴九伐以振國威
晉命大官必先民譽矧在脩政攘夷之日尤
難制軍詰禁之材如臣至愚於世寡偶蚤更
憂患惟義命之是安晚竊顯融非心思之所
及屬當守更新於大化舉在廷絕企於末光
顧當斯時服在邇列韓愈奏從官之技莫望
昔人王吉云俗吏所為殆譏臣輩敢圖天

獎超拜復御方疆場之間未寧而甲兵之間
日至上無籌策可以獻納下無精力可以簡
稽又况掾史事叢瑤編體大材能素薄僅堪
智効於一官委任特殊遽使身兼於數器能
光所逮各負局昧茲蓋伏遇陛下親攬威權
旁求俊人又謂臣雖無高論然粗達於時宜察
臣不為清談或可施於實用遂令迂拙亦玷
高華臣敢不精白承休請共好直陪輔朝廷
之遺忘所願竭忠奉行臺閣之文書豈為稱

職

代曾知院上遺表

建壽縣請行誓弗移於初志拖紳垂絕猶欲獻
於遺忠輒効諄諫冒干聰睿伏念臣蚤繇孤
學被遇先皇冠多士以策名越群公而輔政
當守察其平實昭示眷懷權門甚其異同甘
從閑退專於一壑十有六暮晚逢聖主之解
絃俾護陪都之留鑰單車過關累疏議邊塞
林奚知將止般陵之後蔡謨過討不勝江表

之憂誤簡宸衷載陪國論陛下欲長駕遠
馭而臣不能輔贊陛下欲更化善治而臣
無所建明此者裔^夷擾吾疆場每值羽書之
交至仰瞻玉色之神怡茲主憂臣辱之時既
叨授鉞惟朝聞夕引之誼敢從著鞭屬有司
之調度未齊且在廷之議論屢變勇往有輕
揚之悔徐行懼逗撓之誅旬月以來寢食俱
廢始終一意未改風雲之壯懷憂菀萬端忽
罹霜露之未疾臣年六十不為大官二品不
為卑今將溘然無可恨者獨君父之恩未報
國家之事方艱敢陳易箚之詞冀動凝旒之
聽欲望皇帝陛下修德以回天意施惠以
固人心親君子而勿搖於小人合衆謀而又
決於獨斷下輪臺奉天之詔興起觀瞻拔泚
水赤壁之才掃平^平氛祲使亭障無一塵之警
則宗社有泰山之安臣景迫崦嵫心存軒輅
鞠躬盡力之志莫効驅馳將死^深探悲之言或
蒙采擇

袁州到任謝表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
 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臣中謝伏念臣
 本起鯁生竅為拙官偶逢總攬遂忝旁招猥
 塵公府之僚嘗奉使朝之對莫施螢燭禪日
 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
 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揮彈尚蒙涵貸
 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
 袁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
 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委庸繆分千里
 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顏於
 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官游奚樂徒
 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主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虞
 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
 迺如臣等亦在數甲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書
 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
 不殆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廣東提舉謝到任表

起廣察州從天而下使私易部遵海而南其
布漢條初行粵俗臣中謝臣竊稽使指備載
聖經君之遣臣也有光華臣之報君也以忠
信今百端之供億殆徧國中餘一髮之本根
獨為嶺外方且糴舟之蕪衝尾銜釵之取及
膚空熙豐以來之儲增紹淳未有之額使賈
生而及見哀痛謂何雖劉晏之復生變通安
出乃如臣者豈其任哉嘗試絃歌本必賤言

游之緒論迨分符竹慕陽城元結之遺風久
閑退而里居尤瀾踈於時務疚心徒切著手
實難惟有靖修革彼篚苞之類詎宜謬巧取
諸荷箬之間民生或不自聊臣死莫足塞責
矧郡邑之三風猶熾與閭閻之五瘡未蘇曾
是人微欲其身率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記
功忘過舍短錄長謂一男子妄上書本緣愛
主屬見大夫無使遂取充負庶令荒遠之情
悉達靖淵之聽臣敢不褰帷而訪草奏以聞

惟無瑕者戮人必先已責以不貪而為寶以
戩吏饗

廣東除運判謝到任表

庾氏命官法宜久任漕臣之使息許駁遷外
竊光華內叢憂懼臣中謝臣恭惟列聖尤重
遠臣在在裕陵時命端順之前輩及淳熙世用
光朝之老儒非取其趨辦之能蓋責以將明
之事如臣迂拙荷上使令憤士風之垢汗慨
國計之殫乏雖有茫滂之志終非所長豈無

韓況之心不贖於力君命幾北辱矣臣罪猶
自知之曾謂選掄就令飛輓塞下之餉方急
湟中之糴復興每於吏民相告詰之間具言
朝廷不得已之意然而東南之勢久矣弱張
中上之家令皆併罄芹芹味若可美而為獻葵
根恐因刈而愈傷况詔書之丁寧極聖意之
憚怛若為展究稍釋顧憂茲益恭遇 皇帝
陛下德照百官明見萬里並收多士莫非建
功立事之才不棄諸生有取固本深根之說

迺如孤外亦在選中臣敢不益兼兼公清少蘇
凋瘵驅馳原隰隰務畢達於下情臨履淵冰庶
不隳於晚節

江東提刑謝表

寂寞之濱粗安拙守光華之遺特出聖知腐
憊為之激昂捧拜至於感咽臣中謝瞻言江
表竄迫風寒常情但急於防邊廟筭尤先於
固本蓋式敬爾猷預知王國之長而能察以
情可必魯人之勝所以錄諸生而推擇為其

繫一道之休戚伏念臣昨旣尾百僚莫裨一畫
所言妄發朱雲素著狂名於短求長杜牧尚
堪分使不惟第商璣策抑且搜粟粟買牛文俗
之事飽吏吏筆墨之道都廢上前誦賦諸老賞
雕蟲之工省中漏言萬里獲池魚之禍久矣
三緘而避諂耻於一字之辨誣不圖改楚之
初復忝乘輅之選課事功則臣已試亡具深
慙毀畫於瓦慢論風力則臣孤立易危矧欲
動搖於山嶽彊顏一出舉職極難徒抱書生

擇物洗冤之心庶為明主祈天永命之助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有建隆之神武有乾道
之英明拔士不以一途觀人於其大節謂山
深林密真鴻以避於網羅察隄下原高老馬
粗諳於道路起之閑廩假以寵靈臣敢不精
白乃心咨諏所部容姦人則善者善勸憚大
吏則小且有辭無瑕可以戮人首蓋礪律自
之操靡盬不遑將母終當陳反哺之情精

貢布表

袁州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
絺之典意均芥曝禮寓篚苞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道德輕徭薄賦首
損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絀爾絲之說凡受
專城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迭瞻
薰殿屬屆金流之候初御微涼雖非大沆之
良庶存故實

謝戒諭賦吏表

江東憲司

皇之敷言莫匪訓彛之大官之失德實由寵

賂之章。賴聖天子之至仁。與士大夫而更始。
臣中謝竊以建隆創業。盜臣必具具於五刑。乾
道屬精。涉汚吏罕從。於三免伏窺。一札札丁寧之
意。仰合二祖英明之規。茲蓋恭遇 皇帝陞
下張國四維。操王八柄。謂恭儉無載。爾偽乃
在位。典之常。僅風德德有一于身。是疑于疑心。於暴棄
豈特麗朝家之重辟。亦永為名教之罪人。臣
敢不倡率屬封。恪共明詔。若昔蹈廉夷。涸人。或
急於自修。今今墨封阿烹。孰不強於為善。

賀明堂禮成表

奉二卣於明禋。邦儀八舉。練中辛之剛日。禮祀

典一新。溥率均驩。顯幽並貺。臣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遵禹勤儉。法文肅雝。立重屋以饗

天。若稽古制。陟茂陵而配帝。蓋取聖經。側身

弭雲漢之裁。治外嚴采薇之衛。既交精禮。被逐

致休嘉。臣踰睇國陽。載馳江左。宣室受釐之

問。雖莫奉於末光。清廟顯相之詩。尚能形於

善頌

賀皇后牋

聖能饗帝存茅蓋之遺規王假有家實栴塗
之內助驩騰寓縣慶洽宮闈臣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體榘木之和躬澣衣之儉齊姜任
嗣太妙如聿追治古之隆屏玉女卻處妃不待
詞臣之風既受多祉遂形款四方臣跡遠闕庭
身馳原隍瞻翠旗之旖旎空想祲儀秉彤管
以形容莫施薄技

進銀狀

繫周禮之二首祀典聿崇獻禹服之中金邦
儀敢廢上件銀寶寧爰地治匪鑿山奉醑
有嚴奚慮失侯之罰貢珍惟謹且殊遣使之
求

謝明堂赦表

在國之陽既成熙事配天其澤爰下寬書凡
屬復臨悉蒙曠蕩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憂勤庶政抑畏小心稽典禮於累朝薦馨香
於重屋周禮明潔致裸以告神漢德沾濡

與吏民而更始。歡聲雷動，和氣春回。臣猥以暮齡，逢茲盛旦，身方遠外，莫瞻依玉輅之塵。職在平尺，反願推廣金雞之詔。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表

泚問周咨，茂然事稱。崇班顯職，不以次升。簡記出於清衷，寵光萃乎晚景。臣中謝伏念臣方心泥古，浮譽定身。素乏蛾眉，愧時粧之不入。譬猶蟲臂聽元化之所為，非上聖如天之并容，則孤臣何地以投足。然而弓旌每下，增

繳亦隨。北有斗南，有箕靡堪挹。藪高曰原，下曰隍。甘老驅馳，貫索未清理。輪無勇客，朝雄之拓落。友笑良之徃來，至若大匠名曹，重華奎閣已隨。鳧鴈而去矣，乃兼熊魚而取之。從雲氣望蓬萊，雖歎風帆之引夢。鈞天游帝所，尚聆廣樂之餘。曩嗟十載之漂零，今喜九重之賞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既新庶政，尤體群臣憐杜甫之丹心，不忘明主問馮唐之白首。猶是潛郎，未許退藏。復叨進擢，臣誓堅

拙守仰吞睿知君遣使為之歆皇華敢憚騏
駟之遠彼後臣無世何以至今日終懷烏烏之
私情

未風狂過未過

身表

賜臣同進士出身除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月十六日祇受賜出

負勅命者奉身去國曷嘗一飯之忘君錫第
登瀛親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流咸勸明主

之恩不貲臣某中謝竊以儒科至榮史筆尤

重韓維廷試不就因見遺仁祖之朝曾鞏總

叙既成且莫副神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

晚曉益情羨當劉蕡蕡未風之時莫扳一策及宗

元久斥之後絕意復拔起廢徒中奉使江表

不圖白首尚簡清吏吏招屈原於脩門憫其焦

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天顏咫尺之不

違雲章昭回而下飾遂舉朝廷久虛之典如

待巖穴特起之材無同進與爭時各有至尊

拙守仰答睿知君遣使為之歆皇華敢憚騏
駟之遠彼後臣無母何以至今日終懷烏烏之
私情

謝賜同進士出身表

臣某言伏準御筆精持賜臣同進士出身除
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兼崇政殿說書已於九月十六日祇受賜出
身勅命者奉身去國曷嘗一飯之忘君錫第
登瀛親遇九重之知己承學之流咸勸明主

之恩不貲臣某中謝竊以儒科至榮史筆尤

重韓維廷試不就因見遺仁祖之朝曾鞏

叙既成且莫副神宗之意如臣者少雖勤苦

晚晷益惜辰當劉蕡黃末末風之時莫振一策及宗

元久斥之後絕意復拔起廢徒中奉使江表

不圖白首尚簡清求衷招屈原於脩門憫其焦

悴見賈誼於宣室訪以治安天顏咫尺之不

違雲章昭回而下飾遂舉朝廷久虛之典如

待巖穴特起之材無同進與爭時名有至尊

以為座主昔先人掌太史蓋嘗窺金匱之書
令天子詔諸儒復使陪石渠之論遭逢出於
千載光采震於一時人以為夸臣之所懼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改絃更化設虞待賢雖得
士於舉選之中猶拔才於尺度之外臣朔三
千之牘始謂報聞臣洪六十之年適蒙親權
寔惟不世之遇愧匪能言之倫臣猥以暮遲
忝茲優渥不願矜文章之小技但當^竭節義
之大閑惟孝惟忠念君寵^母恩之難報則筆

則削奚天刑人禍之足憂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經筵進講禮記徹章謝轉官表

禮毋不敬甫終典學之功王求多聞爰懋談
經之賞先生虎觀愧極鷓梁臣中謝自淹中
之傳失真而野外之儀因陋齊魯兩生之泥
古^或遂許以大臣并汾諸子之逢時尚有慙
於明主於皇昭代取則遺編內而踐脩身齊
家之言外而詳班朝治軍之制策進士賜儒

行瞻淳化之奎文幸太學講中庸屈重華之
清蹕肆英辟丕承於前列命群儒各誦其舊
聞風雨不渝星霜屢易生而知之上也發明
靡待於切磋臣何力之有焉焉傳習未離於估
畢例遺華秩祇覺覲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以藻旒之尊資旒甄履之益每稱制而臨決
亦刺經而參稽仰止高明一洗后倉戴聖之
訓誥顧如如殘陋莫傳胡援張載之緒餘偶際
休明繆叨優渥臣等敢不俯鞭退惰仰贊緝

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謝到任表

熙漢臣夸稽古之榮不過俗見孔聖戒事君
之諛永佩格言
操觚入館賁以舊德乘傳起家榮於畫繡雖
愜循陵之志詎忘存闕之心臣某中謝伏念
臣繇羈旅而立朝恃君父為知己擢髮數世
卿之罪道路誦傳造膝志明主之言天日臨
照及屢駁詞頭而抗論果收還鬼質之除書
然猶受求疵責備之衆攻叢責直患失之

謗擠排甚力。記憶愈頻。俟駕而行。固難這防。
風氏之戮。出門有礙。懼見加康。章子之名。方
將耕。縣白田而終身。敢作乞鏡湖之妄想。不圖
睿渥就擁皇華。奮於瓜牛廬之界。被以駟馬
車之寵。慈母一笑。喜問不疑之卒。反故人相
孚。勿犯孺文之公法。思仰副朝家之隆委。非
直為閭巷之美觀。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更
大化以作新體。羣臣而任使。謂臣已侵暮景。
有百年期。順之老親。察臣見處早且評。無一飯
睚眦之思。怨拔諸閑退處。以便安。臣敢不絕
瓜李之嫌。盡桑梓之敬。內存孝謹。常保垂魚
之歡。外落驕榮。庶免沐猴之誚。臣無任

瓜疑蝸

首勸誦皇光銘與趙忠簡子前
故事世方多望公亦行以某生
因山迥詩加以親年高宦情存
豈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弓旌
憶起廣察州向為有公造膝開
以臻茲行而以慮周衡精銳銷
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名修同
某教惟某長祿天子業以日
以為陳水公用元祐上九月我
無元祐密察紹以後無端平知
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探
愧安車強起過祐苦留冠
釋耀可至於賜第京師錫
功下接東相

蘇軾與趙忠簡書

前因遂并辦奉特奉元祐公
 此豈矣晚極甚頃由顧焉既
 信為自必此生不復出處內
 百餘壽年四出某庸瑣何物
 際開陳極力薦進外口谷藥
 既銷快小何以若適劫伏大
 有修同人百一年
 以日之功見產走九子所能
 月我公用瑞僅年任然熙豐
 年知國之為金酒末可知
 未探志眼魏瀛立血籍國備
 冠珠孤知擁疏和國備物典
 仰錫帶玉府
 齊期孫

嘉慶
 嘉林
 嘉時
 嘉端
 嘉憲

惟荆公洮河
 披淚稽首

振聲
 麟書文矣

書